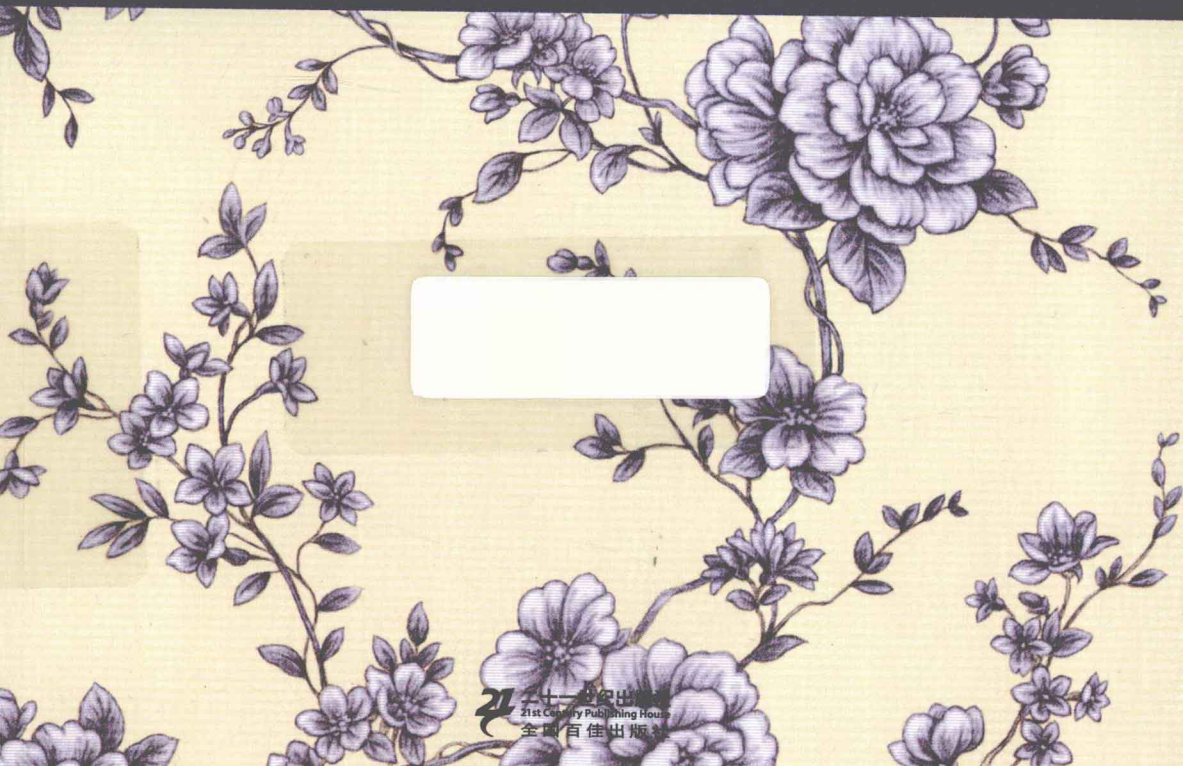


曹雪芹

家族兴衰史①

冯精志／著

大
清
织
造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图百佳出版社

曹雪芹

家族兴衰史(下)

大清织造

冯精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雪芹家族兴衰史:大清织造 / 冯精志著.--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91-9051-8

I. ①曹…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471号

曹雪芹家族兴衰史:大清织造

冯精志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62

字 数 73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051-8

定 价 80.00元 (上下册)

赣版权登字—04—2013—61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86524997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部

一、苏州—干将坊艺妓馆—苏州织造府	12
二、燕子矶渔码头—江宁驿站—方山脚下	27
三、史可法衣冠冢—江南织造府—明孝陵	36
四、江宁灵谷寺—江宁将军衙门	46
五、南巡途中—苏州虎丘—剑池	55
六、江宁织造府—江宁织造府内跨院	63
七、江宁织造府—江宁刑场	70
八、扬州瘦西湖—天宁寺书局—畅春园	81
九、江宁某客栈—江宁织局—雨花岗	87
十、秦淮河畔—陈鹏年府—养心殿	97
十一、江宁织造府—布尔哈苏—乾清宫	106
十二、崇福寺—养心殿	116
十三、畅春园—上驷院	126
十四、江宁织造府—南书房	138
十五、贡院街—逍遥津—畅春园	148
十六、镇淮楼—真州史院—御花园—江宁织造府	161
十七、曹家祖茔—西苑—地安门	171
十八、步军统领署—刑部—太子府—堂子	180
十九、江宁织造府—江宁织造府内曹宅	188
二十、咸安宫正殿—咸安宫偏殿	194

二十一、虎丘—江宁织造府—苏州大运河码头·····	202
二十二、江宁织造府—乾清宫—平郡王府·····	210
二十三、平郡王府—乾清宫—刑部牢房—江宁织造府·····	219

第二部

二十四、南苑—乾清门·····	228
二十五、咸安宫—养心殿—江宁织造府·····	235
二十六、玉熙宫—雍亲王府—圆明园—大觉寺·····	245
二十七、西山正白旗护军营—正白旗义地·····	253
二十八、江宁织造府西园—江宁织造府·····	262
二十九、雍亲王府厨房—雍亲王府饭厅·····	272
三十、紫禁城午门外—圆明园—畅春园·····	280
三十一、秦淮河畔—咸安宫—八贝勒府—神武门·····	290
三十二、大运河—八贝勒府—西山正白旗护军营·····	299
三十三、西宁大营—乾清宫—朝阳门外—乾清宫露台·····	306
三十四、江宁织造府大门—江宁织造府内·····	315

第三部

三十五、乾清宫—景山寿皇殿—养心殿·····	324
三十六、玄武湖—苏州织造府·····	335
三十七、郑家庄—天然图画·····	344
三十八、永寿宫—平郡王府—庄亲王府—双关帝庙·····	352
三十九、郑家庄—卧房—书房·····	361
四十、德胜门外—朝阳门外·····	371
四十一、懋勤殿—两江总督府—储秀宫—郑家庄·····	379
四十二、养心殿前殿—崇文门外—双关帝庙—养心殿前殿·····	387
四十三、江宁织造府—石头城·····	396
四十四、御花园—玛哈噶喇庙—廉亲王府·····	403
四十五、江宁织造府—大运河·····	412
四十六、正阳门外—廉亲王府—紫禁城西长街·····	420
四十七、菜市口刑场—永和宫—养心殿—廉亲王府·····	426

四十八、西直门—宗人府高墙—苏州织造府—平郡王府·····	436
四十九、宗人府高墙—正阳门外四合院·····	444
五 十、正阳门外四合院—内务府慎刑司·····	453
五十一、江宁织造府—泰安驿站·····	461
五十二、内务府衙署—江宁鸡鸣寺—江宁织造府·····	469
五十三、江宁织造府—驿道—平郡王府—旧刑部街·····	478
五十四、京城南城—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488

第四部

五十五、怡亲王府—西北郊—白家疃·····	498
五十六、咸安宫—白云观—马车上·····	508
五十七、积水潭—傅恒府·····	519
五十八、长春仙馆—养心殿—长春仙馆·····	530
五十九、钓鱼台—郑家庄—摩诃庵—慈寿寺·····	538
六 十、咸安宫—宏善寺—郑家庄·····	549
六十一、高粱河畔—郑家庄—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558
六十二、郑家庄—理亲王府大门·····	568
六十三、西郊—广渠门蒜市口小院—石大人胡同·····	576
六十四、郑家庄—安定门—神武门—延晖阁·····	586
六十五、河边—隆福寺—东四十条—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595
六十六、郑家庄—入宫路上—慈宁宫·····	605
六十七、旅途—乌里雅苏台大营—军机处—旅途·····	612
六十八、天然图画—晏公祠·····	620
六十九、圆明园护军营—万方安和—镂月云开·····	625
七 十、南薰殿—青龙桥·····	636
七十一、晏公祠—廓然大公·····	642
七十二、广渠门蒜市口小院—郑家庄·····	650
七十三、二河闸关帝庙—廓然大公·····	660
七十四、正大光明殿—广渠门蒜市口小院—万方安和·····	669
七十五、郑家庄—广渠门蒜市口小院—天然图画—碧桐书院·····	679

第五部

七十六、碧桐书院—管辖番役署—路上—郑家庄·····	690
七十七、太和殿—苏州胡同郡王府·····	702
七十八、广渠门蒜市口小院—晏公祠—西峰秀色·····	711
七十九、西峰秀色—紫禁城长春宫·····	721
八 十、慈宁宫花园—高粱河—郑家庄·····	729
八十一、广渠门蒜市口小院—东岳庙—朝阳门内南小街·····	739
八十二、海淀—白家疃怡贤亲王祠堂·····	750
八十三、泰陵—直隶省涞水县—九州清晏·····	758
八十四、海淀澄怀园—养心殿—西山正白旗护军营·····	768
八十五、太和殿—西山山路—晏公祠·····	776
八十六、碧云寺—樱桃沟—晏公祠·····	781
八十七、宗人府空房—高粱河·····	793
八十八、庄亲王府—宗人府空房·····	805
八十九、海淀澄怀园—乾清宫—储秀宫—宗人府空房·····	815
九 十、广渠门蒜市口小院—三希堂—甘家口·····	826
九十一、郑家庄—正白旗满洲都统署—宗人府空房·····	836
九十二、养心殿—庄亲王府等—蟠桃宫—宗人府空房·····	847
九十三、褙褌儿居—顺天府署—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860
九十四、朝阳门内南小街—翊坤宫—通州潞河码头·····	870
九十五、阜成门大街—御花园—永通桥·····	880
九十六、养心殿后殿—崇效寺—旧刑部大街·····	889
九十七、乾清宫—广渠门蒜市口小院—西花园·····	904
九十八、正阳门外广和楼—瓮山寺·····	912
九十九、广渠门蒜市口小院—朝阳门内南小街—曹家祖莹·····	919
一零零、庄亲王府—功德寺—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929
一零一、养心殿—乾清宫—白石桥—通州码头—德州·····	940
一零二、通州潞河码头—长春宫—广渠门蒜市口小院·····	950
一零三、西山正白旗护军营—大报恩延寿寺·····	959
尾 声·····	966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a large, dark, gnarled tree on the left side. A path or a body of water lea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oft, misty clouds, and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第四部

五十五、怡亲王府—西北郊—白家疃

怡亲王允祥病了。《清史稿》提到这件事说，雍正七年十一月“王有疾”。他通身发冷，像偶感风寒，家人觉得没大事。胤禛听说十三弟病了，令太医前去诊治。君主对臣属的最大恩惠莫过于此。轮流来了几拨太医，多是白胡子老头，细细诊断，认为累着了，开了温补汤剂，嘱怡亲王静养。但是谁也没想到，允祥竟一病不起，至雍正八年春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初四病故。时年仅四十五岁。按照《清史稿》所说，胤禛甚至没赶上见最后一面。等他赶到时，“王已薨”。

允祥极勤勉，作为皇上处理朝政事务的主要助手，无人可以取代。他铺的摊子很大，主项是搂银子充盈国库，其次从朝廷到地方各级主官任免，事无巨细，事事过问。除了两个大头，他还“总理京畿水利”。那会儿的北京不是干旱之地，永定诸河总闹水灾。年年防洪防汛是动真格的，允祥将京郊水系治理工程分为四个“局”，逐一治理，引到天津大沽口入海，这是个繁琐的大工程。他匆匆忙忙一走，给中央六部甩下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处理的事情。

允祥之死，对胤禛感情上的打击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胤禛不是性情中人，除了对亲爹亲娘，对哪个兄弟也难动真情。尽管他总把骨肉亲情挂在嘴上，但包括同胞弟弟允禩在内，他跟年龄相当的兄弟几乎全都闹翻了，唯独允祥是个例外，是独一个。而走的偏偏是独一个。

胤禛下令辍朝三日，称自己素服一个月，文武大臣虽着常服，但禁止饮宴。那些日子，胤禛称“饮食无味，卧寝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赐谥贤，谥号上加“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个字。这种无以复加

的悲恸中很难说没有一点做戏成分。换句话说，胤禛在这时候再不表现出巨大悲伤的话，那么在天下人眼里，在先皇留下来的几十个儿子中，他就没有一个能掏心窝子话的兄弟了。

《宸垣识略》中关于允祥府邸位置记载有两处：一处见于卷五：“贤良寺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赐名贤良。”一处见于卷六：“怡亲王府在北小街。”帅府园和北小街这两个地名仍存，都在北京东城区，相隔四五里地。那么，允祥的府邸到底在哪儿呢？其实两处并不冲突。帅府胡同那处是允祥当皇子所居，因此称“故邸”。他在康熙朝不曾封爵，此处连贝子府都不如。到他被封为怡亲王后，享受亲王府邸待遇，迁居朝阳门内北小街。允祥去世后，雍正皇帝敕将帅府胡同允祥故邸改为贤良寺。贤良寺今不存，而怡亲王府旧址保存至今，在朝阳门内大街北侧。

怡亲王府的顶梁柱在一夜间倒塌了。王府的正殿银安殿布置成灵堂，由内务府派员装点，大门处白綾子迎风飞舞，里面肃穆庄严。

清季有为逝者画像的风气，画像与木主同时供奉。案子上码着一溜铜香炉，香炉里插着一把把粗大的香，殿内香烟缭绕，怡亲王允祥的画像供奉于中央，是内务府造办处画师画的，画师不知怎么想的，画像中的人不是那么神采飞扬，而是神色有些忧郁，显得忧心忡忡的。

怡亲王属下的披甲人，身着白衣戴白帽，排成两列，从殿内延伸出去，直到二门、大门之外。内务府派出一个太监组成的“响器班”，吱哩哇啦地吹奏。着常服的文武官员和穿孝服戴孝帽的眷属川流不息，哭嚎成一片。

允祥有一个嫡福晋、两个侧福晋，三个妻子没有生育女儿，所生尽是小子。弘昌是长子，嫡福晋所出，弟弟弘皎为侧福晋所出。别看俩小子分别出自两个娘，但平日里并无芥蒂，颇为亲近，情如同胞。侧福晋还怀着一个。民间有话，酸儿辣女。这个侧福晋成天就想吃酸的，估计又是个小儿子。允祥临终之前留下话来，如果是男孩，就叫弘晓。

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贝子弘昌简直傻了，弘皎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儿俩搀扶着各自的娘，迎送着一拨拨前来吊唁的人。

允祥治丧期间，胤禛亲祭数次，而且每次亲祭之后，都要为允祥后人办些实事。允祥有个儿子弘曦，胤禛指配富察氏为其嫡福晋，但在筹办婚事时，弘

嗽突发急病死了。已经指配还没有过门的富察氏如何发落？允祥生前很伤脑筋。胤禛亲祭后，追赠弘嗽为贝勒，命允祥遗孀收富察氏为儿媳妇，准之为允祥服孝，另准弘嗽亲侄一人袭贝勒。

胤禛最后一次亲祭后不走了。今天来祭奠的是两部分人：一是诸阿哥中与阿其那朋党沾边者，毕竟是亲骨肉，不让他们送一送于情理上说不过去；二是拿不到台面上的落职官员及眷属，允祥在生前与他们有些交往。胤禛准许他们在最后一天吊唁，也想看看他们祭奠时的表现。他特意叫上张廷玉，坐在灵堂的一角，在帐幔的遮掩下观察着来人。

一拨一拨的人之后，允禵带着家眷进来了。他被监禁在万岁山下寿皇殿，责令每天面对先皇康熙大帝遗像反省，今天是特许前来祭奠的。

允禵仍然穿螳螂肚靴子，一身西宁大营里的行头。他跨过银安殿的门槛，倒头便拜，连拜带爬，一直到案前哭诉道：“十三哥，请你听好了，十四弟送你来了。在众兄弟中，咱俩的出生紧挨着，备不住回阎王老子那儿也紧挨着。十三哥，你在那个地儿好好等着，过些日子，十四弟去找你共诉兄弟情肠。”

他磕了几个响头，磕得很实，起身后，抹着鼻头，来到允祥遗孀跟前，红着眼睛说：“呔！带罪之身，也不便多说什么，十四弟先告辞了，后会有期吧。”说完回身一招手，带着家眷匆匆离去。

胤禛缩在帐幔的阴影中看完这一幕。默默地想着，允禵倒是条汉子，蛮仗义的，怨不得在朝野中那么有人缘儿。

他偏了一下头，张廷玉马上把头凑过来。

他说：“过些日子，让大学士马尔赛到寿皇殿宣旨，就说十三阿哥一走，朕心中凄凉，对骨肉愈发感念。只要十四阿哥真心悔过，朕有意解除监禁，释放回家。”

张廷玉说：“微臣懂了。”

张廷玉把头缩了回去。

胤禛眼前一亮。好一个动人的少妇，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年的搀扶下跨过门槛，郑重地跪下，中规中矩地磕头。少妇每次起身，神情专注，嘴里念念有辞，那双怨艾的眼睛缠绕着泪光，别有一番风韵。

胤禛向后偏头。张廷玉把嘴凑到他的耳畔，小声说：“男的是前江宁织造曹頌，两年多前被革职；女的叫馨玉，是曹寅的儿媳、李煦的养女、前江宁织造曹颀的

遗孀；那孩子是曹颀和她的儿子。”

他嘀咕：“戴铎说过，他对李煦从养婴堂抱的养女有所怀疑，这个女子好像跟二阿哥有什么关联。”

张廷玉冒胆阻止道：“废太子人都不在了，生前事说不清楚了。”

他悻悻地说：“就这样吧。这一家子怎么来了？是谁请的？”

张廷玉用指头点了点：“听听曹颀说些什么，他兴许会告诉圣上。”

曹颀平整面庞说：“根据谕旨，圣上将奴才一家子托付于怡亲王照顾，承蒙怡亲王钟爱，奴才一家子的大小事情，由怡亲王转奏，不周之处由王子指正。奴才一家子至死不忘怡亲王的垂怜。”

曹颀说完，重重地磕了几个头，声音之大，连守灵的兵丁都不落忍。

胤禛偏过头，“嗯，这么说还算识抬举。曹颀革职前是什么官职？”

张廷玉答：“内务府广储司五品员外郎，外放江宁任织造。”

他若有所思，“朕记得，他是因亏空及骚扰驿站被革职的。”

张廷玉泛出苦笑，“亏空是实，而那‘骚扰驿站’，不过是在山东泰安驿借了些银子，很快就归还了，但还是被枷号。着实有些委屈。”

他伸手一挡，“别说了，当时整治他是情势所需。”

张廷玉提示性地加重了语气：“曹颀眼下无官无职，自然没有官俸，却要赡养两代江宁织造的遗孀，着实不大容易。”

胤禛拍了拍额头，“这样吧，曹颀官复原职，放在内务府行走。”

“微臣知道了。”张廷玉的头缩了回去。

不久，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王爷。他大摇大摆地跨过门槛，来到案前，看看允祥的遗像，边跪下边嘟囔，“十三弟，你三哥老胳膊老腿儿的，给您下跪不大利落。您呐，就担待点儿吧。”

让死人担待活人，这叫什么话？胤禛听着就窝火，恨不得从帏幃间冲出去，揪着他大吵大闹，但是身子刚动，让张廷玉按住了。

此人是三阿哥允祉，母为荣妃马佳氏，王爵诚亲王，对《易经》和天文历法有研究，康熙皇帝的几十个儿子中，他的学问是最扎实的。玄烨喜欢几何、代数，业余爱好是钻研律历、天文，与允祉投合，以至于在康熙年间，一度传出允祉要承袭大统的消息。当然，三阿哥的威望、能力、人缘等远在八阿哥、

十四阿哥之下。他知道自己不是当皇上的料，但也不服四阿哥，雍正初年有党附八阿哥的苗头，只是老于世故，见风使舵，穷治允禩朋党时没被抓住把柄，滑脱了。而这次祭奠允祥，他进门就显出幸灾乐祸之相。

允祉跪下后，随意磕了两头，抬起脸来，看看允祥的遗像说：“若是论年龄，三哥年长十三弟十来岁，你却先我一步走了。三哥颇费琢磨，为啥呢？你是圣上的头号铁杆儿，权倾一时，堪称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你要报答圣上，就得掏死力气干活儿，可惜了的，是活活给累倒下的。不该呀，不该呀！圣上给你的好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操劳一世，连点清福都没有享过，何必呢？”

胤禛听着，火气上来了，受不了了。

这些天来，戴铎等不断地向他奏报舆情，他从骨子里体察到，诚亲王允祉这种情绪有代表性。其实，允祥并没有卷入穷治朋党，对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禔也没多大仇恨，对他们的死更不承担责任。但是在朝野看来，允祥是皇上的头号铁杆，因此无论他多勤勉，对他的死，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为允禩、允禔打抱不平者，私下放风说，皇上身边本来就没有几个心腹，允祥一走，皇上折了左膀右臂，成了秃尾巴鹰，活他娘的该！

不行，得收拾一下这种混帐王八蛋。

胤禛猛地站起来，一把撩开帐幔，大步走出来，叫道：“允祉。”

刚刚站起来的允祉急忙下跪，“哟？圣上。”

胤禛讥讽地看着他下跪，高声说：“你下跪还是蛮利落的嘛，胳膊不老腿也不老。朕想不明白，你在十三弟灵前怎么跪不下来呢？怡亲王生前管你叫三哥，管朕叫四哥，朕与你都叫他十三弟。你、朕、他都是先皇的血脉，骨血儿关着，你对朕恼怒可以，犯不上这么恨他。”

允祉大为恐慌，“我何尝恼怒皇上了，又何尝恨十三弟了？”

胤禛说：“朕看见你是怎样吊唁十三弟的了，你说的话朕听得清清楚楚。不错，你不恨十三弟，你对十三弟蛮亲的，比对阿其那、塞思黑还要亲！”

允祉辩解说：“我不过是惋惜十三弟因操劳过度而死。”

胤禛仰脸喊道：“传旨，诚亲王允祉在怡亲王丧中说了些半阴不阳的话，有庆幸之意，实为大不敬，革退王爵，交宗人府拘禁，其所属人等另外处置。还有，连他儿子弘晟也拘禁起来。”

守灵的兵一拥而上，把吓傻了的允祉扭起来，押下去。

允祉一路走一路扭头高喊：“皇上！皇上！我说什么啦？我冤枉呀！”

远处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喊：“三哥我再不是东西，我儿子弘晟与怡亲王家的弘昌、弘皎情同手足，皇上开恩，万万不能让他也连坐呀！”

胤禔背着手，不动声色地听着。直到喊声渐远，逐渐消失，一丝笑意才爬上他的面颊。他吁出一口长气，像是把多日所憋的恶气一并排出。

怡亲王允祥丧期刚结束，雍正八年六月，京城处于酷暑之中，弘昌、弘皎兄弟骑马出城。同行的有个年轻人，名弘普，是庄亲王允禄的儿子。

弘普这年才十七岁，与弘皎同岁。

弘昌于雍正元年封贝子，以后没有再晋封。按说怡亲王允祥如此得宠，只要到皇上跟前唠叨几句，皇上顺手就能给弘昌晋封为贝勒。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弘昌对四伯整治骨肉兄弟大为不满，背地里常常发牢骚，比京城士人的话还要恶，吓得允祥够呛，只得把他圈禁在家，哪敢活动皇上对他的晋封。直到阿玛去世，弘昌才重新获得自由。

弘皎对四伯也憋着一肚子气，对冤死的八伯和九伯寄予同情，尤其仰慕被圈禁寿皇殿高墙里的十四叔，认为是众多伯伯叔叔中最有本事的。但他平日里说话比较留心，不到处放炮，以至允祥对他的倾向不大察觉。允祥去世后，皇上在治丧期间封弘皎为宁郡王。他算捡了个便宜。

弘昌、弘皎带着弘普，到西北郊看“祭田”。三人出德胜门，一路往西北上。过了海淀，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片农田，一直与西山相接。

小麦刚刚收过，三匹马在玉米地里走，风吹着玉米叶子刷刷拉拉响。

路边有几头牛，不紧不慢地啃着青草。没有人看牛，看牛的是条狗，它看着几匹马从身边经过，没有吠叫，温驯地摇着尾巴。

空气中蒸腾着一股牛粪的味道，还有草味。荆条花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气味。

弘普在马背上想着，祠堂是祭祀用的，“祭田”是怎么回事？他拍马撵上去，问弘昌、弘皎，他俩含含糊糊地说，到那儿一看就知道了。

允祥丧期中，雍正皇帝下令在京城建一座怡贤亲王祠，其地在正阳门内东

城根南，玉河桥西。地方官吏总是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一味曲意迎合皇上意志。京城一旦开了头，各地也一窝蜂地请建怡贤亲王祠。这种情绪很对雍正皇帝的胃口，准畿辅、奉天、浙江三处建祠。

祠堂是中国的传统建筑，古已有之。因此建怡贤亲王祠不是新鲜事，在允祥丧期中，新鲜事只一件，那就是在白家疃设置了一块“祭田”。

京城的主要水源来自元代郭守敬设计修建的白浮堰，是打西北昌平方向过来的；京城的风势也主要从西北的燕山山脉吹向东南。因此京城的西北为上风上水，空气新鲜而且水质好。康熙皇帝喜欢西北郊，在此建畅春园。这一偏好传给了雍正皇帝，他也喜欢京城西北郊。

明清两代，皇上经常将近畿园林赐予近支王公大臣，称为赐园。雍正朝的赐园主要集中在西北郊。胤禛最钟爱十三弟允祥，其赐园就在圆明园旁边，据考证，它早先叫交辉园，在乾隆年间改赐大学士傅恒，叫绮春园，后并入圆明园。除交辉园之外，允祥在西北郊还有一处别业，此处别业离城稍远，在白家疃。此地距离市区约莫有四五十里地，过西湖（即乾隆年间的昆明湖）、安河桥、红山口、望儿山（相传是余太君守望杨延昭之处，现称百望山）、温泉，就到了。

怡亲王允祥不仅办事勤勉，而且为人本分厚道，他在白家疃赐园居住时，与附近的农民相处尚可，曾经到田间地头走动，与老农拉呱拉呱收成。甭管他是真的体察庄稼人疾苦还是装装样子，反正在庄稼人眼里，这位王爷与清初那些跑马圈地的满洲军汉是两种成色。

允祥去世次月，雍正皇帝对大学士发布了这样一个上谕：“从前怡亲王常在朕前奏称白家疃一带居民忠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养之恩。今王薨逝，而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愿自备资本，建立祠宇，岁时致祭。輿情恳切，足征王之遗爱在人，而民风淳厚，亦即此可见。朕欲将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永远蠲免，以为将来香火之资，并使良民永沾恩泽。尔等确议具奏。”这是白家疃祭田的由来。

这道上谕提出的主张太特殊了，至今仍耐人寻味。而在当初，想必令大学士们头痛，他们觉得皇上上老百姓的当了。从上谕的措辞反推，“岁时祭祀”怡亲王的主张是白家疃村民提出来的。至于白家疃村民为什么主动掏银子祭祀怡亲王，明白事理的朝臣心里都有数，究其内里，与允祥“遗爱人间”关系不大，与“感念王之恩德”更不贴谱，这些都是托词，而白家疃村民的主要目的在于逃避赋税。

康、雍时期，八旗人口不断地膨胀，成为国家沉重负担。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八旗人丁，只能加重田赋。京城是八旗主要聚集地，畿辅农民对日益沉重的田赋有直接感受。在全国性的“怡贤亲王祠热”中，作为怡亲王赐园所在地的白家疃，不知哪位冒出个点子，每年家家户户掏银子祭祀怡亲王，换取国家免征田赋。这是笔对村民划算的买卖，“香火之资”花不了几个钱，所需费用远远少于田赋。

胤禛处理朝政事务比较缜密，看他治理亏空那两下子，就知道没有银两能从他的指缝间溜走。而这一次，自认为洞悉人间种种猫腻的他居然看走了眼，大笔一挥，同意“将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永远蠲免，以为将来香火之资”。恐怕他过于悲痛，太想宽慰十三弟在天之灵，也太想向天下人表现他与十三弟的骨肉亲情了，以至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好在有大学士把关。尽管“白家疃数村地丁钱粮”的数额不多，他们也不能在田赋上开个坏头，让田赋流失。既然皇上让“确议具奏”，他们就到白家疃摸底，提出“岁时致祭”怡亲王的共三百多户，其中大部分是无田户。无田户没有饭碗，却要掏银子祭祀怡亲王，无非是希图通过“岁时致祭”怡亲王混碗饭吃。面对这种情况，大学士将上谕所说加以变通，提出白家疃附近有三十余顷无人耕种的官田，可分配给无田户耕种，免其田赋，所余用来祭祀怡亲王。这个变通方案一举数得，既满足了皇上祭祀怡亲王的热忱，又没有免除白家疃数村的田赋，同时安排了一部分无业流民。对这个方案，胤禛“从之”，这才有了白家疃“祭田”。

附带说说，雍正年间没有使用“祭田”一词。《清史稿》中提到这件事，采用“祭田”之说。而且此前没有因祭祀而免田赋的事情，之后也没有。有清一代，白家疃“祭田”是独一份的。

得到消息后，怡亲王的儿子们没耽搁，处理阿玛丧事后，空闲下来就出发了。他们到达白家疃已是中午。当地村绅早就有所准备，他们下得马来，立即上饭桌，一通好吃好喝。村绅请来一位姑娘作陪。这姑娘一头浓密的黑发，挺壮实，颧骨高高的，脸蛋两侧是红通通的两疙瘩，俩大奶子也鼓囊囊的。尽管村绅口口声声称她为“村姑”，话里话外鼓动王子们“尝尝村野的鲜儿”，但弘昌还是犯疑，觉得她就是村绅家的胖丫环，临时拿来凑数的。弘皎也犯嘀咕，觉得这位尽管

长相土头土脑的，但跟大田里的农家女是两回事。

弘昌、弘皎哥儿俩心里有数，不大搭理“村姑”，而弘普倒是跟她没话找话瞎搭茬儿，还借着三分酒意掐掐她的大腿，见她没有躲闪，又掐掐她的屁股蛋儿，她还是吱声，静得像只刚偷吃了小鱼的肥猫。

饭罢酒阑，当然要到“祭田”转转。按照大学士的变通方案，岁时祭祀怡亲王已不是“白家疃数村”的自发行为，而是由耕种官田的村民承担，属于政府行为。内务府考虑把他们组织起来，搞成类似官庄的架构，连接待诸王子的也是内务府派驻白家疃的一个小官吏。

一切都还没有就绪，白家疃的官庄连所房子都没来得及建。但小王爷们哪在意这个。久居京城，走街串巷的，腻味了，想看看村野景象；京城是文彩风流典章人物荟萃之地，恣情尽性于种种声色耳目之娱，而荒郊僻野则别有一番恬静自适的情调。两种情调相互调剂一下，也好。

弘昌与弘皎转悠去了。他们穿越枳篱绿径、村舍茅肆，出了村，踏上田埂。放眼望去，片片田园间，处处芳草，翠绿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翳日，一湾清溪，蜿蜒迂徐，汇成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荡漾。间或，有蹀逸的野兔与扑簌而起的野鸡。远处，有只公鸡大白天的啼鸣起来。近处的小牛犊和它呼应起来，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

弘昌、弘皎哥儿俩看着舒心，站在田埂上聊起来，越扯越远。

弘昌望着田亩说：“有了这块‘祭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弘皎问：“这话怎么讲？”

弘昌又起了腰，“有的话搁城里不敢说，地头田埂上没人偷听，敞开了骂骂大街。瞧皇上那邪性，今儿干这个，明儿整那个，今儿这个死，明儿那个完。隆科多、年羹尧对他好不好？好。照样得玩儿完！借着办咱阿玛的丧事，他又把三叔和弘晟扔到大牢里了。他能饶了谁，又能放过谁，满天下他信得过的，就咱阿玛一个。阿玛在，他对咱家不错；这会儿阿玛不在了，他以后说不定会对咱家怎么着呢。”

弘皎叹了口气，摇摇头，“也是，嗨。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哥哥这番话说到我心眼儿里了。”

弘昌来了情绪。“世途艰险，命运叵测，这块‘祭田’来的正是时候。我琢